

後漢書

七



宗室四王三侯列侯傳第四范曄後漢書十四

齊武王縯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城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齊武王縯字伯升

縯引也音衍

光武之長兄也性

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

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

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

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

盜賊羣起四方潰畔

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

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

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

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

稱柱天都部

柱天者若天之柱也使宗室劉都部者都統其衆也

使宗室劉

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

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

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
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
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
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

藍鄉

比陽縣有藍鄉

引精兵十萬南渡黃渚水

酈元注水

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渚聚又謂之黃渚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肅該音渚作諄

者誤

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

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
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

至宜秋

宜秋聚名在泚陽縣

乃往爲說合從之執下江

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

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

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

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

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黃淳

永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

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

金甌鼓行而前

破金甌示必死也孝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

沈船破金甌

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敗之斬首三

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

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

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

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

起射之

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埠說文云射臬也廣雅

埠的也埠音之允反

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

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

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
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
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
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
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
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
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
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
逐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

耳未足爲功遽自善立爲天下準的使後

人得承吾敝

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非計之善者

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

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

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

善將軍張卬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

史記

曰起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今日之議不得

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旣即位拜伯升爲大

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

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

王莽改令長爲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

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

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

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

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

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

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

繡衣御史武帝置衣

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

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

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

舉玦以示項羽

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

今建此意

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軾諂事

更始貴將

貴將朱鮪等也

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

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

人劉稷數陷陳漬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

魯陽

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

聞更始立怒曰本

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

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

試守者稱職滿歲爲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

改爲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

遷梁郡太守

今宋州也

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煬

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

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

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

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

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

續漢志奉車都尉比

二千石無負掌御乘輿車

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

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

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

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

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

徙丹陽

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

帝不忍下詔

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

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

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

宗尊爲

小君

諸侯之妻稱曰小君

宮衛周備出有輜軒之

飾

輜軒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

車輜軒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

也

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諧者之言

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晃剛愎乎至行濁

事曰訴加誣焉曰譖

乎大倫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

南刑三千

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爲

蕪湖侯

蕪湖解見章紀

削剛户三千於戲小子不

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

控引也墮毀也

其遣

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

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

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

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

爲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

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

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

爲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

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

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

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播臨云請劉公一信而

降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

大舉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
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
若此足以見

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
謂不用樊宏
光武之言忽

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嗚呼古人以

蜂蠆為戒
蠆蝎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
君其無謂
邾小蜂蠆有毒而況

國乎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
命不易哉
周詩

也頌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

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童女字媚都
媚

間反說文媚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
媚雅也

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
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
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歛焉
建武二年封黃爲湖陽長公主伯姬爲寧
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
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謚仲爲魯哀王
興其歲試守綏氏令爲人有明略善聽訟
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
曰弘農
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
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

過應時廿視事四年上䟽乞骸骨徵還京

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

益東海

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

故徙興爲

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爲臨邑侯

臨邑縣屬

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

中元二年又封興二

子爲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

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

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

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

乘輿

尊者居中執書在左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

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

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

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

終遣中大夫奉辟朝賀續漢志曰中大夫

比六百石無負掌奉王使京都奉辟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

倍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廷朝

謂天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

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

曰吁子危我哉

吁音靈孔安周住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

此乃孤

劫時進趣之行也

東觀記續漢並云是吾幼時狂恣之行也

大夫

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

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

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

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

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言義終始論及

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之

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說文

云牘書版也蓋長紅尺因取名焉

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水

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

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爲平望侯基立十

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

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爲北海王奉

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

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

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延光二年復

封睦少子爲亭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

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
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
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
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駙駙及從
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
毅及駙駙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望平侯
毅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駙又
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

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

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

東觀記曰光武初起

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若乎曰汝與

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

是旣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

良妻及二子皆被害

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袴騎

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更始立以良爲國三老從入關更

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

年封良爲廣陽王五年徙爲趙王始就國
十三年降爲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
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

栩音况
羽反

建

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爲鄉侯建初二年復

封栩十子爲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

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年封

商四子爲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

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

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

娉小妻

小妻妾也

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立

縣

王宮門有兵衛亦爲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

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

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立縣屬趙國故

城在今刑州內丘縣西

隨室諱忠故改爲內焉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

志行拜爲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

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爲亭

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嗣豫薨子獻

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

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

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爲祉

光武族兄

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

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爲舂陵

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

嗣仁以舂陵地執下涇山林毒氣上書求

減邑內徙

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

墓元帝許之

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

鄉猶以舂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

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

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

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

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爲廬江都尉也

歲餘會族兄

安衆侯劉崇起兵

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之子

王莽

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

東觀記曰敞臨廬江歲餘

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邪敞怒外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

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

平帝

時王莽輔政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

崇見

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

臣莫不回從

曲回

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

高天子幼弱

謂元后平帝也

高皇帝所以分封子

弟蓋爲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

結援相黨乃爲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爲妻

宣丞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爲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

日義起兵也

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

宣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

宗族爲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

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

子食孤卿祿

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

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也

後皆奪爵及敞

卒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爲吏社以故侯

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

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

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

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社

爲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

爲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
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
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

東觀記曰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於懷宮

建武二年封爲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
衣服追謚敞爲康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
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
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國
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爲蔡
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爲高鄉侯初建武

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置陵令守視
後改爲章陵因以舂陵爲章陵縣十八年

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

嗇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

少平其差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勸求諸事

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

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

臘歲終祭神之名也

置

嗇夫佐吏各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

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爲竟陵侯平卒

子眞嗣眞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經孫

歙音許及反

光武族父也歙

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歆從入關封爲元氏王終爲侍中更始敗歆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歆爲泗水王終爲淄川王

今淄州縣也

十年歆薨封小子燁爲堂谿侯

燁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

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溪亭燁或作輝

奉歆後終居喪思慕哭泣

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爲卬侯

卬縣屬南郡故城在

今襄州卽音其紀反

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

曲陽

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

歆從父弟茂年十八漢

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職

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先職

亦聚

衆京密間

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

今密縣東南

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

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封為中

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

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

年封宜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

浮嗣封朝陽侯

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

浮弟

尚永元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

子封絕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
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爲妻得紹護封
爲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爲亭侯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

蒼梧太守

蒼梧郡今梧州縣也

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

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

普交

反財產結客報吏

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爲郡縣所侵蔡陽國金亭侯

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

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欲爲報然賓客轉劫人發

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

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

皆亡命逃伏

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
始既立以賜爲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
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
始又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
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
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
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
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
日以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

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

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

將六部兵

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

後赤眉破更始賜所

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間光武

即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

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爲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

潁州潁上縣西北

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爲安成侯

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時

幸其第恩賜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

積帝爲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舂陵孝

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

第嵩爲白牛侯

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

坐楚事

謂楚王英

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爲白

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

因封爲汝陰王

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川郡汝陰縣也

信遂將

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

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爲汝陰侯

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

續漢

志慶字
翁敖

舂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

閭

閭里
門也

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爲燕王順

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爲亂丘所

叔順乃閒行詣光武拜爲南陽太守建武

二年封成武侯

成武縣屬山陽
郡今曹州縣也

邑戶最大租

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

六安即
廬州也

因拜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

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

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爲端氏侯

端氏

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

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

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

順弟子三人爲鄉侯初順叔父弘

東觀記曰弘字孺孫

先起義兵卒

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

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

陽光武封敏爲甘里侯

潁州潁上縣西北有甘城

國爲弋

陽侯

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北

敏通經有

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

聞

東觀記曰梁字季少

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

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

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

續漢

志曰憲字翁君

舂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

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

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

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

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

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

為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
鄭眾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
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
為更始枉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
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
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
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
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

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

散關故城在今
陳倉縣南十里

有散谷水
因取名焉

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

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

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酈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嵎山東中山西謂

之谷

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

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

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

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

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

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

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爲順陽侯秋復封嘉

子廩爲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
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尉參卒
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

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

倉

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
水三侯或恩或功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

列傳第五

范曄 後漢書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

歷伯珍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

如官廷

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初事劉歆好

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

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

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

巫丞有能名

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蕭何從事辨之巫縣

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

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

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

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

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

騷亦動也

通從弟

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

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

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

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

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

安買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手得半車

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

曰蒼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

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

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

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

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

度計度也

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

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財官都試騎士日

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

劫前隊大夫及屬正

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丘賜也

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旣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

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

請曰守聞子無狀

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

不敢逃亡守

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

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

也刎割

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

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

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

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

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

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
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
軼爲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
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
爲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即位徵通爲衛
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
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
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爲前將軍六年
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

營擊漢中賊

賊謂延岑也

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

與戰於西城破之

西城縣屬漢中郡也

還屯田順陽

順陽縣名屬南

郡哀帝改爲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

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

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

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

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

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

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

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
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
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
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

消消中之疾也周禮
天官職曰春有疇首

疾鄭玄注云
疇酸削也

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

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弟養疾通
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
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
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每幸

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

卒謚曰恭戾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

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

東觀記黃字作箕也李軼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

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

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安衆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

東謝承書曰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

其忠壯策文嗟歎以厲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

論語之文

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

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

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

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

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鄭玄注云妄之言

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

何可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汗滅親宗以舂

無望之福又有無妄之禍是也

汗滅親宗以舂

一切之功哉

傳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舂望也音丘瑞反一切謂權時也

昔

蒙穀負書不徇楚難

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

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

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

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

杜援史臣也苟杜援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并於歷

也山

即墨用齊義雪燕恥

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湣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

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

雪也

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鄆人常父博成

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也

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

命者名也言背其名藉而逃亡也

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

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

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号下

江兵

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

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

之常與丹卽收散卒入萇谿

萇音力干反

劫略

鍾龍間

盛弘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

三鍾山也

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

破之

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

遂北至宜秋

續漢志曰南郡有宜

秋聚也

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

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

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

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卽共推遣常伯升見

常說以合從之利

以利合曰從也

常大悟曰王莽

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
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
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
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丹印言之丹印
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
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
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
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
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

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
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
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
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況
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
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
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
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
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

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
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
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
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
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爲延
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
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
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

東觀

記曰誅不從
命封拜有功

爲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

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

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

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

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更經死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

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

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常乃從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

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

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撻也言執策以從之始遇宜

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外與常深相結故

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

州謂以廷尉行

赤眉之難喪心失望

謂赤眉入長安

破更始

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

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

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

謂南陽也

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

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爲

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

賜拜爲左曹

前書曰左右曹平尚書事

封山桑侯

山桑縣屬沛郡今亳

州後帝爲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

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
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
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
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
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
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
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

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

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

璽書即拜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

絕席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常

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囂遣將過烏

氏朝那縣屬安定郡也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

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

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

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

侯

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

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

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

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勲交趾刺史父宏豫章都尉晨初

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

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譙語少公頗

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

劉秀平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

大笑晨心獨喜

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耻辱上

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

及光武

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

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

時也

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

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及漢兵

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

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

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

搗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

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

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更始北都洛陽以

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

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

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

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

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

積與迹同古字通用

謂尋迹而射之

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

房子侯

房子今趙州縣也

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

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

西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

吳房今豫州縣也

以奉

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

說故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

之

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

帝大笑從幸章陵拜

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

邵陵新息賊

新息今豫州縣也

四年從幸壽春留

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爲中山太

守吏民稱之常爲冀州高第

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課

常爲弟

一也 十三年更封南鄉侯

鄉音力全反

入奉朝

請復爲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

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

十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

鴻郤

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

汝土以殷

魚稻之饒流衍它郡

衍饒也

明年定封西華

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

備公主官屬禮儀

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負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

府長食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

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

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謚曰惠

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固嗣

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

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

歙音許及反

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

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

軍揚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

東觀記仲作冲

哀帝

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

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

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

即位以歙爲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

去歙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

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
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
之

東觀記曰解所被
襜褕以衣歙也

拜爲太中大夫是時方

以隴蜀爲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
隗囂也

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
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
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
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
丹青之信

楊子法言曰聖人
之言明若丹青也

囂必束手自歸

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

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

允允行兒也音滛東觀記云狐疑不決也

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

囂曰

質正也

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

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囂子恂字伯春

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爲
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
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
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
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
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
禍

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
名與器不可妄授也

俱慎名器則下服其

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
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

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

左傳

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所以重兵貴和

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

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

光武

之姑子故曰外兄也

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

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

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

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

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

小國猶不可辱況於

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歎爲人有信

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

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

歸八年春歆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

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歆合二千餘人伐山

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

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汧源縣也

徑至略陽

徑直也

斬蹕守

將金梁因保其城蹕大譙曰何其神也

東觀

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蹕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

其支體也

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

灌城歟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嚙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蹕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歟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歟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歟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

高帝

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

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

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

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

欽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

虎牙大將軍蓋延楊武將軍馬成武威將

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

明年攻拔落門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隗囂支黨周宗

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

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
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壘自
守州郡不能討歟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
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
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
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

襄武縣屬隴西郡也

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

流謂流離以就食也

歟

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
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歟與蓋延馬

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
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
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
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
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
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
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
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何人謂不知何人也
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

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

可任

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

願陛下裁察又

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

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

陛下哀

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

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歟攻戰連年

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

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歟中郎將征羌

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

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歟有平羌隴之功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征羌故城在今豫州

郾城縣東南也

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歆忠節復封歆

弟由爲宜西侯

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褒子稜尚顯宗

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褒卒以稜子歷爲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

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

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

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爲侍

中監羽林右騎

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

永

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爲

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爲長公主二年

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

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

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

之親

寶女弟爲清河王慶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爲元舅焉

榮寵過厚

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

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暉不

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
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
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
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
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
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
爲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
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
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爲太子當廢歷與太

常淵聖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

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

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

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留

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

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况反皆以無罪

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殺音丁外反宗

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間丘弘陳光

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伉伉音丑羊反第五頡頡音

下結反

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

張敬

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

持書侍御史龔調

續漢志曰

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

羽林右監孔顯

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

城

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

守丞兼守之丞也

長樂

未央殿令鄭安世等十餘人

續漢志曰未央殿令一人長樂

殿令一人主乘輿馬也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

據法律明之以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

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

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

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謹

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

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

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

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

字林

曰怫鬱也怫音扶勿反

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

背之

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

大臣乘朝車處國

事固得輾轉若此乎

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展

轉反側

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

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
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
之震慄及帝崩閭太后起歷爲將作大匠
順帝即位朝廷咸稱杜稷臣於是遷爲衛
尉祿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
郎朱倬

倬音丑
良反

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爲公

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
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
車騎將軍弟祉爲步兵校尉超爲黃門侍

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服闋復
爲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
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爲虎賁中郎將
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弟豔字
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
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

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爲豪李通家富

爲贍也

少公雖孚宗卿未驗

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讖其事雖信而

李守被誅是未驗也

王常知命功惟帝念

王常更始中爲知命侯後歸朝

上錄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玷缺也方

獻三捷永墜一劒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

列傳卷第六

范曄

後漢書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書

鄧禹

子訓孫騰

寇恂

曾孫榮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

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

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

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不

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

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

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
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
笑因留宿閒語

閒私也

禹進說曰更始雖都

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

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旣未有所挫

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

屈音求
勿反

志在

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
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

崩離析

論語曰邦分崩離析

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

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

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

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

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樂陽縣名

從至廣阿

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

屬常山郡
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

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
光武舍城

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
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
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
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
之地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爲
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

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
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
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

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
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
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
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
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
長安欲乘豐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
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
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
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

酒

慮字或爲憲字

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

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

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

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

在今王屋縣東

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

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

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

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泰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

禹

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

解縣屬河東郡

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

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

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旣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

後漢列傳六

四

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
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
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
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鄯使使者
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高祖曰運策帷

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曰

親

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

斬將破軍

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

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

爲鄧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鄧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

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

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欽

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

引

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

衙縣名屬左馮

翊解見安紀

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

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

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

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

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

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佐或作柱以勞

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

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

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

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

之積仰猶恃也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

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

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

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
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
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

栒邑縣屬右扶

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栒音荀

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

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

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

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
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
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

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

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遣馮愔宗歆

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

禹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

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

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

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

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

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

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

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
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
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
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
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三
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
衆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
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
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

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
漢將軍鄧綰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
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
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

爲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高密

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
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
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
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

弟寬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

續漢志曰

前後左右將軍皆主
征伐事訖皆罷也

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

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
執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
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
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
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

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

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

向

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

爲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
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

安侯珍爲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
中以爲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爲能拜
將兵長史率五營七屯鴈門肅宗時爲度
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
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畔胡逢侯
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
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
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
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

卒子成嗣成卒子襄嗣襄尚安帝妹舞陰
長公主栢帝時爲少府襄卒長子某嗣少
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
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

平臯

縣名屬河內郡故城
在今懷州武德縣西

和帝時爲侍中夷安侯珍

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

紹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

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

祠侯

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
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

侯其次下土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隈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

侍紀得紹封也

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

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

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

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

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

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

中大人康聞詒之

詒罵也音許遘反

曰汝我家出亦

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

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

騰誅

騰音質

安帝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大

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
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

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

亦擇君而事之

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

幾者事之徵也易訟卦曰

君子以作事謀始也

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

方言曰羸擔

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

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

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柁邑
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戾服以卒歲
褫音直紙反又敕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爲赤
眉所敗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
三褫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
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閒不亦君
子之致爲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
學禹常非之顯宗即位初以爲郎中訓樂
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
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

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永平中理虜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

腸倉

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墜縈委若羊腸焉故以

爲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曰河解見明紀

欲令通漕

水運

太原吏

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

隘

隘音乙責反

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

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鉤謂曲者也

知大功難

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

漢官儀曰中興以幽

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

訓撫接邊民

爲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

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

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

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襜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

近塞下

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瘡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

偶配

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

扈通書徵免歸閭里

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

元和

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

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

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

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

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

鄭玄

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衆四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

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

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

雖首施兩端

首施猶首鼠也

漢亦時收其用時迷

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

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

故令不得戰

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

議者咸以

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

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

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

說文曰帑金帛所藏

音它
莽反

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

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

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

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

掠劫
奪也

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

諸胡

湟中月氏胡所居
今鄯州湟水縣也

皆言漢家常欲關我

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

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

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

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
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
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
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吾乃將
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
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
寫谷東觀記曰
寫作厲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
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也
見西羌傳居頗
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

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

革爲船置於簞上以度河

簞木筏也音步佳反

掩擊

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

尚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

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

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

一種謂迷唐也

迷唐

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

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

死

東號羌名

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

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
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
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
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
初厚於馬氏不爲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
離其禍也離遭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
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
以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
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

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
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
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
走道路

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

至空城郭吏執不

聽以狀句校尉徐儁儁歎息曰此義也

音儁

於建反

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

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

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

平壽敬侯

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中宮自臨

百官大會訓五子儻京悝弘閭

悝音口
回反

儻

字昭伯

東觀記
儻作陟

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

弟爲貴人儻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

爲和熹皇后儻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

閭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儻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儻也悝虎賁中

郎將弘閭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儻等定

策立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

自和帝崩後儻兄弟常居禁中儻謙遜不

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求

初元年封隲上蔡侯惲葉侯弘西平侯

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南閭西華侯

西華縣屬汝南郡也

食邑各萬戶隲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

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

間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滅無分可採

分寸可採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

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

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

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

心陛下躬天然之恣體仁聖之德遭國不

造仍離大憂

造成也

仍頻也大

開日月之

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

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

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

猥曲也

伏聞詔書驚惶

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

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

退自

惟念不寒而慄

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爲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

臣

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

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
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
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
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隲頻上疏至於五六
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羗搖蕩西州朝廷憂
之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
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
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
司馬鈞與羗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

姓苦役冬徵隲班師

班還也

朝廷以太后故遣

五官中郎將迎拜隲爲大將軍軍到河南

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

以下候望於道旣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

馬

駟馬曰乘

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

災

目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

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

驗也

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

畔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

熙殺諷

殺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

羊浸李邵陶敦等列

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

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並上

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閭最少孝行尤著特

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

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里弟

並居冢次閭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

詔喻隲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隲等叩頭固

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

進侯上

在特進及列侯之上

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

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

麻並宿幸其弟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

中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
事伏生武帝時人

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

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

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

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

匹隲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

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

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

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

侍御史特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莫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

校士以送葬也

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

送

白蓋車也

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

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

門侍郎珍爲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

惲閭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

后並從之乃封惲子廣宗爲葉侯閭子忠

爲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

深戒竇氏

章帝竇皇后竇勲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

並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爲誡也

檢勅宗族闔門靜居

闔

也 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

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

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

檻車謂以板四

周爲檻無所見

鳳懼事泄先自首於蔭蔭畏太后

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

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蔭爲上蔡

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

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惲弘闇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

和帝長子

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爲平原王

帝聞追怒令有司奏

惲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隲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没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

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

自殺又徙封騭爲羅侯

羅縣屬長沙國

騭與子鳳

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

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

弟以母間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

痛騭無罪遇乃肉袒輿櫬

櫬親身棺也

上疏追訟

騭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

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大

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

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

殤帝崩太后與騭定立安

帝故曰是穎

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

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

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

申明也

獄不訊鞠

訊問也

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

不以命

七人謂隲從弟豹遵暢隲子鳳凰從弟廣宗忠也

屍骸流

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

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血祀謂祭廟殺

牲取血以告神也

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

田里衆庶多爲隲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

州郡

以逼迫廣宗等故也

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

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

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

恩訓愍隲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

隲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隲兄弟子

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

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

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太尉封安鄉

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
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閭妻耿氏有
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
豹子嗣爲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
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
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
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爲南鄉侯拜河
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
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

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
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
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
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

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
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
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
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

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

可言焉

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
或容免禍必貽罪釁於嗣君以至傾覆數

猶理也其致敗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

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情疏禮重而

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

所好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

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隙開執謝讒亦勝之臣

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隲惺兄

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

生所以泣而辭燕也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

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

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
徒隸況其後嗣乎事見古史考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
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
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
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
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
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
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
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

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

至上谷而先墮大信

墮毀也

沮向化之心生

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

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

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亂爲使君計莫

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吐左右以

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

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

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

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

拔卒也

昔王

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

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
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
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
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

非其人不可故難之

問

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
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
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
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
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
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
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
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
兵肄射

肄習也

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

前書

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

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

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
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

度鞏河攻溫

鞏溫並今洛州縣也
臨黃河故曰鞏河也

檄書至恂

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

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

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

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

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

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

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

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

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

前書音義曰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尚書升斗以粟

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

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

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

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

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怕然其言稱

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怕求從

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

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

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怕坐繫考

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

部將謂軍

部之下小將也

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

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歎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

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
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
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
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

史記曰秦王與趙王
飲於滹池秦王請趙

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爲秦王鼓瑟藺
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
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憚爲擊缶相如
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羣臣
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爲
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旣罷歸國趙拜相如爲上卿
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
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
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
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

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
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區區之趙尚

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

具儲酒醪

說文曰醪
兼汁滓酒

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

兼二人之饌

饌具也

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

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

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

分猶解也

於是並坐極

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

東觀記
曰郡中

政理盜賊不入

三年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

就

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

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
敎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
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
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
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
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
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

狡乘閒相誑誤耳

狡猾也說文曰誑亦誤也音桂

如聞乘輿

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

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

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

年

恂前爲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

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

高平第一

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

帝使待詔

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

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

馬吳漢共圍顰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
營復助顰拒隴阨及顰死峻據高平畏誅
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
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
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
居中應接近便

從洛陽至高
平長安為中

安定隴西必懷

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

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

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

汧縣屬扶風故城在
今隴川汧源縣南也

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
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
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
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
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
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
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

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
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
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
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
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
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
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
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

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爲浹侯

浹縣屬沛郡音故交反

後徙封損扶柳侯

扶柳縣屬信都郡故

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

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

卒子襲嗣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

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

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

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

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

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不比

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論語

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絜自貴

於人少所與

與黨與也

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

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

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

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

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

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

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出自

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

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

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

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太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

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

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今上青蠅會

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倭人變亂善惡以

三原三六 後集卷六 三

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讎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阨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

之仁發投杼之怒

史記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

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背繩墨案空

劾

繩墨謂法律也

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之下

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墨寘于叢棘也

便

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

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

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

埋齒音才賜反又在侈反

昔文王葬枯骨

鮮見順紀也

公劉敦

行葦世稱其仁

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

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

今殘酷容媚之

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誅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

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

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

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

爲春夏息

春夏長春萬物故不宜怒矣

淹恚不爲順時

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剥痛

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

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

史記曰楚人伍奢爲平王

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子貞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

漢求

季布無以過也

季布爲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

三族

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

蠲除

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

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

臣甫力

甫始也力甚也

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虜苟

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

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

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

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慙

慙惡也主言元惡之人

大爲人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

鋸刑

刑也國語曰刑有五

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

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

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

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

而閭闔九重

閭闔天門也

陷穽步設

穽院

舉趾觸罟罟

說文罟曰罟

兔網也罟亦兔網也音浮嗟

動行絺羅網無緣至萬乘之

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

之則一國盡懼

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離匹夫懼者甚衆也

臣

奔走以來三離寒暑

離歷

陰陽易位當煖

反寒春常淒風

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

夏降霜雹

月令仲夏行冬今則雹凍傷穀

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

號令

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

春夏布德

月令春天

子布德行惠發倉廩振窮乏夏行封慶賜無不欣悅也

議獄緩死之時

易中

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也

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

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

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

川祝曰政不節邪包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也

以寧

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

重困

重猶惜也

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

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

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受讒疏屈原於江南

屈原憂愁悲思遂投湘沅而死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

史記

曰伍子胥爲吳行人被宰誣所譖吳王賜屬鏤之劍以死王取其尸盛以鸛夷浮之於江中矣

臣

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

之腹無以自別於世

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也

不勝

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

禮檀弓曰古人有言

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逝而未得魂識路之榮榮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

犯冒王

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

兩觀闕也孔子

攝司寇誅少正

外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

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

楚詞曰雖九死猶未悔也

悲夫父

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

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

難

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

使穿井舜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

申生不辭姬

氏讒邪之謗

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也

臣

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

身塞重責願陛下句兄弟死命

句乞也音蓋

使

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

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連如

易曰乘馬班如泣涕連如言居

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閭閻無所委仰者

帝省章愈怒遂誅榮

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

秦都勲成智隱靜其如愚

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

愚也

子翼守溫蕭公是埒

埒等也

係兵轉食以

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

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鄧寇列傳六

後漢書十六